

惜抱軒集

甲寅九月

惜抱軒集

母家



惜抱軒總目錄

文集

文後集

詩集

詩後集

外集

法帖題跋

筆記

This image shows a single sheet of white paper with horizontal blue or grey ruling lines. The lines are evenly spaced and run across the width of the page. There is no handwriting or printed text on the paper.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per appears slightly irregular, possibly where it was torn from a notebook.

惜抱軒文集目錄

桐城姚鼐姬傳

第一卷

論五首 議一首

第二卷

考三首

第三卷

序八首

第四卷

序二十三首

第五卷

跋尾題辭十六首

第六卷

書十六首

第七卷

贈序六首

第八卷

壽序十二首

第九卷

策問十首

第十卷

傳十一首

第十一卷

碑文三首 墓表七首

第十二卷

墓誌銘十首

第十三卷

墓誌銘二十一首

第十四卷

記二十四首

第十五卷

賦一首

第十六卷

祭文五首

惜抱軒文集一

論

范蠡論

范蠡之子殺人繫于楚蠡令其少子行千金於所善楚莊生救之其長子請行不許其後卒強以行於是莊生因爲入朝楚王而說之赦蠡長子聞楚將赦謂弟固可活矣入莊生家復取金去莊生怒竟說楚王論殺其弟人以此稱蠡始不欲遣其長子爲知也自君子觀之蠡固未嘗知也比之蹇曰比之匪人隨之震曰孚於嘉吉夫以匪人之比而望嘉孚之吉其可乎吾觀莊生非賢者也其褊心與市井小人之爲慮無以異而蠡顧以其子之命委之烏得知方蠡子之進金莊生也如果不欲受卻之可也旣思終還之則雖爲取去奚嫌焉蓋生以爲救蠡之子而其家不見德則不足以爲名又忿已以力爲人而反爲人所易故雖當其厚友之託不顧而心以術殺其子噫抑甚矣卻成子過衛右宰穀臣饗之欲託以其帑而未言及穀臣死迎其妻子分宅而居之晉叔向繫獄祈奚乘駟見范宣子言而出之不見叔向而歸夫受人之事則死生不以變其志急人之難而非爲名高此固古賢人君子所爲而蠡乃以望於莊生及其不得反以爲其長子致之何其謬也且蠡當日卽令遣其少子如楚而

其子之囚於楚者亦必不可救何則長子生而貧則畚而貴財少子長而富則亦驕而輕士今使膏粱之子忽視貧士指麾而爲之用則雖予之厚利而不甘況以莊生之偏心多忌挾殘忍以報睚眦設以少年輕肆之氣來之蠡之子不愈危哉嘗考范蠡之行當其相越所圖皆傾險之謀及越破吳吳危急而求成句踐欲許獨蠡不可而必亟斃之其意蓋亦忍矣夫涇頻之水鱣鮪不游離靡之草虎豹不居旦暮之交君子弗與故必內行備而後可友天下之士友天下之士而后爲之謀則忠信而不私當其事則利害而不渝故君子重修身而貴擇交而蠡之所爲殘忍刻薄其事獨與莊生者相近宜其心賢之而欲倚以爲重也而豈知身受其禍也哉

### 伍子胥論

昔者嘗怪樂毅之於燕伍子胥之於吳皆以受任於先君之時及至嗣子棄之於是毅遂超然遠引而子胥乃戀戀不去終以諫死于吳若是之不同何也蓋古所謂忠臣之行必度其心之所安而後爲非以苟託於名義以自居而遂可也今夫毅之仕燕也所任者軍旅之事耳惠王死而兵權奪毅雖留固無可爲矣當伍子胥因屈楚鄭之郊飄搖江海之間結吳光于草野之際一旦攝吳國而乘之卒以君臣相倚報父仇而成君之名于天下其與吳相得如父子手足員雖烏集起事而其實與世曹

同國休戚者等吾意閻廬之死也必以吳託之子胥子胥亦必慨然任而不辭子胥之心方以爲受先君之恩寄社稷之重思盡其輔弼之任雖播棄而不忍自疏而不料夫差之終懷不悛遂泯絕其身而莫之復省也設令子胥子驟諫不用之時卽引身去國人亦誰得而議之而樂毅之書至謂子胥不知主之不同量是其行固不免爲天下之所譏而子胥終不肯以彼易此者蓋彼徒以求其心之慊然而無憾者夫豈以行事求白於衆多之口也哉或曰子胥之諫夫差其時季札與同立于朝季子親于吳而反不以諫死何耶蓋自諸樊戴吳欲以位傳季子而季子又以賢得民彼夫差者忌而遠之甚矣微子啓帝乙之長子也疑于紂而紂疏之故抱器適周而奉商祀微子季札之不諫知不可諫而以身存宗也伍員之諫特夙昔之恩而冀君之一悟也而柳宗元乃從而非之以爲非吳親屬諫死爲過夫彼謂爲親屬者固宜死也而微子季札之不死又豈非親屬者哉

### 翰林論

爲天子侍從之臣拾遺補闕其常任也天子雖明聖不謂無失人臣雖非大賢不謂當職而不陳君之失與其有失播諸天下而改之不若傳諸朝廷而改之之善也傳諸朝廷而改之不若初見聞諸左右而改之之善也翰林居天子左右爲近臣則諫

其失也宜先於衆人見君之失而智不及辨與則不明智及辨之而諱言與則不忠侍從者擇其忠且明而居之者也唐之初設翰林百工皆人焉猥下之職也其後乃益親益尊益親益尊故責之益重今有人焉其于官也受其親與尊而辭其責之重將不蒙世譏乎官之失職也不亦久乎以宜蒙世譏者而上下皆謂其當然是以晏然而無可為安居而食其祿自唐及宋及元明官制因革六七百年其不革者御史有彈劾之責而兼諫爭翰林有制造文章之事而兼諫爭彈劾制造文章所別也諫爭所同也其爲言官也奚以異人而面爭於左右出而上書陳事其爲諫也奚以異今也獨謂御史言官而翰林不當有諫書是知其一而失其一也是故君子求乎道細人求乎技君子之職以道細人之職以技使世之君子賦若相如鄒枚善敘史事若太史公班固詩若李杜文若韓柳歐曾蘇氏雖至工猶技也技之中固有道焉不若極忠諫爭爲道之大也徒以文字居翰林者是技而已若唐初之翰林者則若是可矣今之翰林固不可云皆親近居左右然固有親近居左右者且翰詹立班于科道上謂其近臣也居近臣之班不知近臣之職可乎明之翰林皆知其職也諫爭之人接踵諫爭之辭連笑而時書今之人不以其爲其職也或取其忠而議其言爲出位夫以盡職爲出位世孰肯爲盡職者余竊有惑焉作翰林論

李斯論

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于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當秦之中葉孝公卽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遊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強數世兼并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為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于刻薄而便于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為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為商鞅之學埽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為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尚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越時而已設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為仁也亦以趨時而已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卽有學識甚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頓憾于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為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于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為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宴然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

時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噬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于凶者蓋其自取邪且夫人有為善而受教于人者矣未聞為惡而必受教于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間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于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遊宦而李斯誅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于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寧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曷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頗相類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為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 賈生明申商論

太史公曰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宏用儒術顯世多疑之果若是則公孫宏賢於賈生邪宋儒者以為生上書謂醜弊之所非斥則斧以此待諸侯為申韓之意吾謂不然生欲立法制以約諸侯王使受地有定不致人于罪而抗剋之所以為安全也斥斧以取譬耳豈刑戮謂哉此不足為生病然遂謂太史公為誣賈生則亦非也夫戰國以來百家並興雖或純或駁或陋且謬惇推本之彼亦各原於聖人之一端未嘗不可相為用也顧用之何如耳冬必裘而夏必絺者時也齊甘苦酸辛鹹而御之者

和也諸葛武侯當先主之時寬法孝直救李邕張裕其用意一出于慈仁乃以申韓之書教後主知其所不能也且賈生諸葛皆所謂天下之才識時務之要者矣申商明君臣之分審名實使吏奉法令而度數可循守雖聖人作豈能廢其說哉然使述此於景武之時則與處烈風而進翼者何以異良醫不能使鍾乳烏頭之無毒而使其毒不為患也惟文帝仁厚而所不足者在于法制故賈生勸之立君臣等上下法制定則天下安此皆申商之長也申商之短在于刻薄賈生之知足以知文帝必不如申商之刻特惠不能用其長耳景帝之天資固薄矣提殺吳太子於嬉戲疏張釋之而誅周亞夫其資如此而鼂錯又以申商進之何怪有吳楚之難賢者視其君之資而矯正之不肖者則順其欲順其欲則言雖正而實與邪妄者等爾賈生當文帝而明申商汲長儒為武帝言黃老彼皆救世主之弊和而不同豈如公孫宏匡衡之流雖號為儒者誦說之辭洋洋盈耳而適以文其姦說者邪周公之告成王曰詰爾戎兵方行天下召公奭伯之告康王曰張皇六師若以此言施之好武之主其害豈不更重於申商哉惟於成康之時則無以復易矣吾嘗謂觀人之真偽與書之真偽其道一而已世所謂古文尚書者何其言之漫然泛博也彼以為使人誦其書莫可指摘者必以為聖賢之言如是其當於理也而不知言之不切者皆不當於理者也

晏子不受邶殿論

大夫相滅而相并者是篡殺其君之漸也齊晉之末載是已齊崔氏也亡而邑入乎慶慶氏也亡而邑入乎二惠諸族其時大夫分邑子雅辭多受少子尾既受而稍致諸公陳氏不取邑而取百車之木是三子者以為賢於吞噬之甚者則可矣以其私家相取為非人臣之道則一而已晏子將明言其不義乎得罪一國而不可為也將從而受分乎違己之心而不忍出也邦無道危行言孫其處喪則託曰惟卿為大夫其辭邶殿則記曰畏失富晏子之心固亦苦矣夫晏子之賢無愧儒者世乃以孟子不欲比管晏及沮封孔子事疑其非賢是皆不然晏子蓋盛德而才差不足又直陳氏得政之日事景公庸主未嘗得君如管仲專也故其功烈非孟子王佐之才之所希也然第曰管仲曾西所不為不言晏子者重晏子之德也當孔子至齊以景公之庸懦豈遽能以季孟之間期以待鄰之一儒士哉此必晏子薦之故也及其不能用孔子此必晏子所痛而知其國之將亡不可救者夫何有反沮孔子事哉晏子以儉著春秋之後墨子之徒假其說以難儒者沮孔子封事墨者造之也故載于墨子非儒篇其言以儒者為崇喪遂哀破產厚葬此墨者之陋說非麤獯斬以喪父盡禮者之言也諸侯裂地以封大夫此三晉田齊以後之事非孔子時國不過賜田邑之制

也子長不能辨而載之世家雖大儒如朱子亦誤信焉是以晏子為世詬而不知其固非實也魯襄公十七年晏桓子卒平仲嗣立能為喪禮又從平陰之役意其年必逾二十其後五十七年乃會夾谷計晏子必已喪矣晏子喪而後景公行事益悖而子長言會夾谷時有晏子吾益知世家言之多謬也

### 議兵

兵民分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復合者勢也今有人焉命其子弟入則挾策操管而學書出則量庾數權輕重度長短持筭而營什一之利其子弟必無一能矣今君國子民者俛而使耕稼之農聽號令習擊刺舍田里安居而履鋒鏑而輕死亡之難其病於衆庶而傷於國也亦明矣目不兩視耳不兩聽手左右畫則乖足跂立則先疲兵農兩為戰則速敗而田野為蕪莽國何賴此哉然古王者兵未始不出於農何也古之時征伐之事固少一旦戰而用其衆也至於萬人則為多矣日行三十里而舍戰陳必以禮節焉擇素教之人而使進退止伐於疆場之交不啻為揖讓俯仰於庭戶之內也夫何為不可後世不然動以百萬之師決勝於呼吸之頃屠滅之慘川谷流膏血軍旅數動則士長齒槁馘於營幕之中當此之時士卒知戰鬪而已居則暴桀而與人若不同類固不可使伏居井里而民苟非習於兵者亦不可使之復為兵矣

昔者湯之伐桀也民則曰舍我稽事湯至仁也以民為兵不免於怨若後世之兵善撫循之或踴躍以從戎事豈將能賢於湯武哉兵與民分之故也昔者管仲用齊欲以兵服諸侯管仲知先王兵民為一之制不可以決戰故參其國伍其鄙國中士之鄉十五五鄉為一軍參其國故三軍以方行天下伍其鄙故野有五屬五屬皆農夫而已國則為軍鄙則為農雖不盡若唐宋以後之制而兵民之分自是始故齊之伯天下者兵習戰而農不勞是故管子天下才也謂兵不可擾農亦不可盡一國而為兵定以三萬人教以軍令使之足用是故兵必習戰農必習耕兵不習戰農不習耕雖多不如其寡已嗚呼後之為兵者何異於管子也兵額多而不盡可戰又不欲養兵而逸之使之不習戰而習於百役自明以來運糧之丁其始兵也而卒不能持一挺以與怯夫為鬪然以代民轉輸之苦尚有說也今之營伍有戰兵有守兵不習知戰守之事顧使之雜為捕伺盜賊詰私販娼妓賭博之任無不與是直有司事耳使兵足任之而有司不能何以為有司況兵藉是名而恐獨取財擾地方為害者有之矣夫兵農惟不欲兼也故使之專於為兵今之紛紛而呼於市而誰何於道路者夫豈非兼任也則又不若使為農之為愈也